

西藏博物馆 科技助推文物保护

本报记者 刘修兵 文/图

西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文物则是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载体。作为民族文化文物资源大区,西藏留存着丰富而浩瀚的历史文化遗物,在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世界文化遗产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着贝叶经、藏文大藏经等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蜚声海内外的壁画、唐卡和藏传佛教造像,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以及精美独特的民间工艺品。

作为西藏自治区唯一一家综合性国家一级博物馆,西藏博物馆于1999年建成并开馆,馆藏文物10万余件套。长期以来,西藏博物馆面临着与其他博物馆同样的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物保存状况不可避免出现恶化。近年来,西藏博物馆借助科技力量,有效地扭转了馆藏文物保护状况恶化的趋势,也成为西藏地区文物保护和修复的中坚力量。

早在2001年,西藏博物馆成立了西藏第一座文物科技保护实验室,针对馆藏文物进行去锈、消杀、裱糊等科技保护工作,随后增设了唐卡保护工作室,专门对残损唐卡进行保护修复工作。对馆藏品进行日常保护的同时,组织科保人员采用传统的防虫方式,使用藏香、藏香粉、花椒等开展了实验性保护工作。

2014年10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资深文物科技保护专家,就西藏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进行专门研讨。会后,在国家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支持下,“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西藏联合工作站”正式在西藏博物馆挂牌成立。

“为加大西藏文物科技保护力度,更好地发挥文物的历史作用,国家于2014年下拨资金1480万元,由上海博物馆等6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帮扶,建设了西藏博物馆珍贵文物预防性保护专项(一期)。2015年底,项目一期完成施工建设和初验,现已正式投入使用。”西藏博物馆副馆长达珍告诉记者。“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西藏联合工作站”的建立,为西藏博物馆科技保护综合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保障。工作站设有唐卡保护工作室、博物馆监测平台、仪器室、环境保护室、前处理室、材料室、金属保护工作室、X光探伤室8个科室。

7月25日,记者来到“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西藏联合工作站”采访时,西藏博物馆副研究员京红正在和她的同事们商量如何对一幅唐卡进行修复。这幅清朝时期的唐卡画心保存状况还算不错,可是装裱却已破损严重。京红先是用专门的放大镜仔细观察唐卡装裱破损处,又取出颜色相近、材质相同的布料在破损处仔细比量,不时与旁边同事小声商量。

“这个放大镜可以把唐卡的局部放大到60倍,能很清晰地分辨布料的经线、纬线、材质等,从而为我们下一步的修复奠定基础。”京红告诉记者。从西藏博物馆建馆之初就开始从



京红正在仔细观察唐卡破损的部位

事唐卡研究的京红,借助科技的力量,工作起来显得更加得心应手。

“我们希望将唐卡保护工作室打造成为南亚知名、国内一流的唐卡保护修复基地,为全区乃至全国的唐卡保护修复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平台。与此同时,建立一整套符合西藏地区唐卡保护修复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达珍告诉记者,西藏是唐卡的故乡,唐卡的保有量居全国之首,绝大部分唐卡画派画派的传承人及基地均在西藏,传世种类丰富的唐卡为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大量契机,同时也提出了保护、修复和规范、标准的要求。

为了使唐卡在保护修复过程中有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西藏博物馆通过激光拉曼、X光衍射仪、三维视频显微镜等先进设备对部分矿物颜料进行了分析检测,获得文物相关数据。“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与相关院校、文博单位合作,通过现代手段建立相关数据库,详尽掌握矿物颜料的成分、结构、产地以及丝织品类的组织、类别等。”达珍说。

西藏博物馆先后派出人员到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遗产研究院、中国丝绸博物馆等单位参加文物保护修复专业培训,并在实际工作中抢救性保护修复了数十件唐卡、服饰、丝织品文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西藏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5000余册(函)。贝叶经、桦树皮经书、蓝纸经书、金汁经书、珊

瑚粉经书珍贵异常。其中,狼毒草是构成古籍文献的重要材料,又与内地古籍文献存在巨大差异性。“目前,我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准备合作开展相关保护修复,从事前期数据采集、检测分析、方案编制等工作。”达珍告诉记者,此外,西藏博物馆馆藏佛教造像达4000余件套,造型精美、工艺绝伦。“我们将通过保护修复工作,运用X光探伤仪、电子胶片扫描系统等先进仪器设备,并与相关院校、文博单位合作,分析其成分、工艺及流派,为唐卡的造像风格、创作年代研究等提供科学依据。”她说。

为掌握文物藏品保存环境的PH值、光照度、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情况,西藏博物馆建立了一整套无线监测设备(博物馆监测平台),相关业务人员可及时了解藏品所处环境的情况,为保管、保护提供实时的科学数据。目前,在已配备监测站网络系统、无线传感监测系统、实验室检测分析与环境调控系统、环境监测与调控耗材等硬件的基础上,区域环境监测中心也已建立,为西藏全区文物藏品储存环境提供实时的科学依据和建议。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藏民的生活习惯,皮、毛、纺织类物品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馆藏的衣物、卡垫、马鞍,相应的虫害、霉变等情况随之而来。我们将在建立库房、展厅熏蒸、消杀常态化机制下,购置熏蒸设备,对进出库房、展厅的藏品进行科学灭虫害,以利于文物藏品的保存。”达珍表示。

视点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校友邱季端向母校捐赠6000件古陶瓷一事引发众多关注。有人称之为“地摊货”“开门假”,北师大也因“未曾严格把关”,遭到众多质疑。

该事件被网友称为继“国宝献汶川”“汉代玉瓮”“冀宝斋”之后又一出闹剧。暂且不论“京师瓷”的真伪情况到底如何,以及这出闹剧的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身上,单是面对数量及估价都如此巨大的捐赠文物,却缺乏规范的鉴定程序这一事实,便足以敲响“文物捐赠必须真实、合法”的警钟。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物,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是博物馆入藏的底线。国务院2015年3月颁布的《博物馆条例》明确规定了接受捐赠“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必要的鉴定和调查程序,对受赠品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合法性负责,“不得取得来源不明或者来源不合法的藏品。”

社会人士向大学或博物馆捐赠收藏的文物,有利于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本是值得鼓励和褒奖的义举。然而,任何文物的捐赠必须以真品为前提。否则,一件流转有序、真伪存疑、未经权威机构鉴定的物品,被当作文物捐赠给收藏机构,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公共资源来看,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受赠人接受文物捐赠,一个重要目的是开展相关研究及展览展示,如果受赠人误把赝品当真品收藏和展示,将会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占用宝贵的收藏空间,耗费珍贵的研究力量。更有甚者,如果捐赠人明知赝品却当真品捐赠,即便是不涉及犯罪,也难逃沽名钓誉的谴责。

诚然,社会上对藏品鉴定有“水很深”的忧虑,如何守住“真实性”“合法性”的底线,遵守规范的鉴定程序便是关键一步。正如文博专家许勇翔针对此事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即便是)国家的博物馆,在接受人家捐赠文物的时候,也应该经过公开鉴定。要是大学自己把握不好,可以请国家文物局或者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来鉴定。”

实际上,博物馆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

守住真实、合法的底线

易明

在接受捐赠、入藏文物藏品的过程中,均有相应的正规渠道组织相关鉴定评估,以确保文物的真实性和来源的合法性。文化部2009年10月颁布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权人或持有人书面要求认定文物的,应向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申请。国家文物局也曾于2014年10月批准7家文博单位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试点工作,为公众提供文物鉴评服务。

资讯

国家文物局:今年将重点完善长城保护与执法体系

据新华社消息 今年是长城保护条例颁布10周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8月4日在京透露,国家文物局日前启动了“长城执法专项督察”,督促落实长城保护政府责任,完善长城保护基础工作,建立长城监管与执法常态化机制,严肃查处一批破坏长城本体及历史风貌的违法案件,切实提升长城保护管理水平。

日前,国家文物局向北京、河北、甘肃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部门,印发了《关于开展长城执法专项督察的通知》,要求对已依法认定的长城段落,对照长城保护条例,全面开展长城执法检查,确保保存有长城段落的404个县(区)同部署、全覆盖。为此,国家文物局设定了《长城执法专项督察对照检查表》,将《长城保护条例》明确应由省级政府和文物部门履行的法定职责分解为四大项、14小项,并量化设定了100分分值。

“督察采用国家文物局督察、省级自查、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分4个阶段开展。”宋新潮说,9月20日至30日,国家文物局将组织督察组,集中对长城各省份进行实地督察,结合省级自查和县级抽查情况,对各省长城保护情况核定量化分值,形成督察报告并反馈省级

文物行政部门;对于问题突出、分值较低的,向省级人民政府通报;实地督察结束后,国家文物局汇总15个省份情况,形成专项报告上报国务院。

据了解,专项督察期间,国家文物局“12359”文物违法举报热线设立专人专席,接听、受理群众对长城违法行为的举报,并及时安排查处督办。

宋新潮表示,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长城保护条例》,这是我国首次为单项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按照条例要求,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长城资源调查,认定了4万余处长城段落,指导各地划定了部分长城保护区划,设立了1.8万余处长城保护标志碑、界桩,组织实施了重要长城点段的保护工程。同时加大执法督察力度,2009年以来已督察督办20余起长城违法案件,坚决查处破坏长城本体、违法建设、过度开发等违法行为。

宋新潮还介绍,配合9月20日长城保护条例颁布10周年,国家文物局还将组织“文化遗产公开课——长城脚下的课堂”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大宣传普及,扩大长城保护的社会影响力。(姜潇)

博物馆打造暑期“第二课堂”

本报记者 翟群

炎炎暑期已经过去,除了课外班、旅游景点、游乐场之外,越来越多的孩子及其家长选择泡在博物馆这个“第二课堂”里,接触学校之外的知识。然而,按照成人思维设计的讲解稿、布置的展厅对小朋友来说,可能理解起来并不那么容易,甚至枯燥乏味。许多博物馆考虑到暑期孩子们的参观需求,专门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

暑假期间,中国国家博物馆除了日常的教育体验课程安排之外,还开设了“小小讲解员”培训夏令营、“双城记”城市主题夏令营、“读绘本、悦国博”夏令营、“历史与艺术的体验”夏令营,网络报名十分踊跃。

“孩子平时既要上学,又要上课外班,只好利用暑假时间来博物馆参加活动。除了能够了

解古代历史文化知识之外,这个培训还帮助孩子克服了当众发言的羞怯,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连续两年带着孩子参加“小小讲解员”培训夏令营的刘女士表示。

南京各博物馆针对暑期儿童游客激增的特点,安排了丰富的社教活动。据悉,南京博物院平常工作日的参观人数在5000人左右,而暑期这个月,工作日的参观人数翻了一番,达到了1万人次。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主任郑晶介绍,“针对初高中生的考古夏令营,据我们了解,参加完这个活动后,有些孩子甚至改变了自己的高考填报志愿。”近日,为了迎接奥运会的来临,六朝博物馆一楼大厅里正在举行古典体育运动的体验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孩子。观众

体验的运动叫做“木射”,又叫“十五柱球”,是游戏者轮流以木球撞击15根形立柱柱的一种室内活动。

广东省博物馆“粤夏粤精彩”系列暑期活动则充分考虑到低龄孩子的需求,体现出寓教于乐的特点。配合馆内的“文物动物园”展览设计的教育戏剧活动“怎么才能不吃掉我的朋友”,邀请小朋友们加入恐龙专家团队,去感化想要吃掉朋友的小恐龙,让它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愉快地玩耍,从而影响孩子在人际交往中的思维方式。讲座《寻找记忆中的广府童谣》则让孩子了解广府童谣的特色,用唐诗改编的粤语儿歌,使他们更容易了解传统文化。据悉,7月1日至8月3日,广东省博物馆参观总数是22.51万人次,比6月的12.41万人次上升了76.23%。

然而,除了丰富知识之外,参观礼仪也不可忽视。博物馆中也经常有工作人员不断提醒孩子们:“不要用手摸橱窗哦”“小心,别跑太快”。郑晶表示,“作为家长,不要一味责备孩子,而应该率先做出榜样。比如,有时候家长要跟孩子讲话,甚至是正在训斥孩子要安静,但往往离得很远就下意识大喊。其实,这时候完全可以走过去,再小声对孩子说,这样便是一种现身说法的教育。”

面对暑假期间的博物馆热,专家表示,博物馆是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历史文化和科技知识的重要场所,是青少年素质教育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但细分各类博物馆的情况,一些专业博物馆以及市、县级博物馆,吸引青少年的情况并不乐观,除了特定组织的活动,平时参观的人群寥寥无几。两个月的漫长暑期,应该是吸引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的最好机会,也是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潜移默化寓教于乐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为此,需要倡导博物馆开启“暑期模式”应转变观念,放下身段,积极作为,抓住暑假大好时机,整合放大自身资源,精心组织活动,让更多青少年在博物馆畅游知识海洋、寻访红色足迹、体验家国情怀、享受快乐暑假。

南京博物院推出中部非洲面具特展



展览现场

本报讯 8月2日,由南京博物院联合广东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共同引进的“神灵的艺术——来自中部非洲的面具特展”在南京博物院特展馆开幕。

“神灵的艺术——来自中部非洲的面具特展”展出了来自中部非洲的130多件面具、宗教活动服饰和乐器,以及与面具相关的音乐、影像和图片资料,大多数展品是首次向世人公开,弥足珍贵。值得一提的是,为配合此展,南京博物院首次推出了手机导览服务,观众可以

在参观时使用微信的“摇一摇”功能或下载APP,自动接收文物讲解信息,大大提升了参观体验。

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表示,这是一个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展览,观众可以通过对来自遥远非洲大陆多姿而神秘的面具艺术的认识和欣赏,结合已有的对传统中国面具乃至兴盛至今的戏曲脸谱的认知,在找寻和感受中非文化的共通和差异中理解文明、解读文明。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6日。(孟欣)



广东省博物馆的暑期特别活动吸引了众多的小观众